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精品集

绣像版

三侠五义

下

【清】石玉昆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三侠五义

下 册

(清) 石玉昆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五十九回	倪生赏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393)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400)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407)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413)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419)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426)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433)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439)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445)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451)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赔罪丫鬟丧命	(456)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461)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469)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475)

-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482)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489)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497)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 第七十六回 割帐缘北侠擒恶霸..... (504)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511)
白护卫乔装逢侠客
-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518)
白玉堂气短拜双雄
-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524)
裴老仆改装扮难叟
-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531)
认方向高树捉猴猕
-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537)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543)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549)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556)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563)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571)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577)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583)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第八十九回	愁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589)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595)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601)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608)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613)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619)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625)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631)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纳丫鬟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637)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643)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649)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童	(655)
第一百零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661)
第一百零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宵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667)
第一百零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672)
第一百零四回	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679)

- 第一百零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685)
- 第一百零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计谋..... (691)
- 第一百零七回 愣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697)
- 第一百零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 (703)
- 第一百零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识认二千金..... (710)
- 第一百十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 (716)
- 第一百十一回 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装..... (723)
- 第一百十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 (729)
- 第一百十三回 钟太宝贻书招贤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 (736)
- 第一百十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 (743)
- 第一百十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结交姜锐..... (750)
- 第一百十六回 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事甚为难..... (757)
- 第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 (763)
- 第一百十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岗..... (769)
- 第一百十九回 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 (775)
-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 (781)

第五十九回

倪生赏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且说张老见韩爷给了一锭银子，连忙道：“军官爷太多心了。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费无几，何用许多银两呢。如怕小相公受屈，留下些须银两也就够了。”韩爷道：“老丈若要推辞。便是嫌轻了。”张老道：“既如此说，小老儿从命了。”连忙将银两接过。韩爷又说道：“我这侄儿，烦老丈务要分心的。”又对九如道：“侄儿耐性在此，我完了公事，即便回来。”九如道：“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我在此与张老伯盘桓是不妨事的。”韩爷见九如居然大方，全无小孩子情态。不但韩二爷放心，而且张老者听见邓九如称他为张老伯，乐得他心花俱开，连称：“不敢！不敢！军官爷只管放心。小相公交付小老儿，理当分心，不劳吩咐的。”韩二爷执了执手，邓九如又打了一恭。韩爷便出了汤圆铺，回头屡屡，颇有不舍之意。从此，韩二爷直奔杭州，邓九如便在汤圆铺安身不表。

且说包兴自奉相谕，送方善与玉芝小姐到合肥县小包村，诸事已毕。在太老爷、太夫人前请安叩辞，赏银五十两；又在大老爷、大夫人前请安禀辞，也赏了三十两；然后又替二老爷、二夫人请安禀辞，无奈何赏了五两银子；又到宁老先生处禀了辞。便吩咐伴当扣备鞍马，牢拴行李，出了合肥县，迤迳行来。

一日，路过一庄，但见树木丛杂，房屋高大，极其凶险。包兴暗暗想道：“此是何等样人家，竟有如此的楼阁大厦？又非世冑，

又非乡宦，到底是个甚么人呢？”正在思索，不提防咕咚的响了一枪。坐下马是极怕响的，忽的一声，往前一蹿。包兴也未防备，身不由己，掉下马来。那马咆哮着跑入庄中去了。幸喜包兴却未跌着。伴当连忙下马搀扶。包兴道：“不妨事，并未跌着。你快去进庄，将马追来。我在此看守行李。”伴当领命进庄去了。不多时，喘吁吁跑了回来道：“了不得，了不得！好利害！世间竟有如此不讲理的。”包兴问道：“怎么样了？”伴当道：“小人追入庄中，见一人肩上担着一杆枪，拉着咱的马。小人上前讨取，他将眼一瞪道：‘你这厮，如此的可恶！俺打的好好树头鸟，被你的马来，将俺的树头鸟俱各惊飞了。你还敢来要马！如若要马时，须要还俺满树的鸟儿，让俺打得尽了，那时方还你的马。’小人打量他取笑儿，向前陪礼，央告道：‘此马乃我主人所乘，只因闻枪怕响，所以惊蹿起来，将我主人闪落，跑入贵庄。爷上休要取笑，尚乞赐见还是恳。’谁知那人道：‘甚么恳不恳，俺全不管。你打听打听，俺太岁庄有空过的么？你去回复你主人，如要此马，叫他拿五十两银子来此取赎。’说罢，他将马就拉进去了。想世间那有如此不讲理的呢？包兴听了也觉可气，便问：‘此处系何处所辖？’伴当道：‘小人不知。’包兴道：‘打听明白了，再作道理。’说罢，伴当牵了行李马匹先行，包兴慢慢在后步行。走不多时，伴当覆道：‘小人才已问明。此处乃仁和县地面，离衙有四里之遥。县官姓金名必正。’

你道此人是谁？他便是颜查散的好友，自服阙之后，归部铨选，选了此处的知县。他已曾查访此处有此等恶霸，屡屡要剪除他。无奈吏役舞弊欺瞒，尚未发觉。不想包兴今日为失马，特特的要拜会他。

且说包兴暂时骑了伴当所乘之马，叫伴当牵着马垛子，随后慢慢来到县衙相见。果然走了三里来路，便到市镇之上，虽不繁华，却也热闹。只见路东巷内路南便是县衙。包兴一伸马进了巷口，到了衙前下马。早有该值的差役，见有人在县前下马，迎将上去。说了几句。只听那差役唤号里接马，恭恭敬敬将包兴让进，暂在科房略坐，急速进内回禀。不多时，请至书房相见。

只见那位县官有三旬年纪，见了包兴，先述未得迎接之罪，然后彼此就座。献茶已毕，包兴便将路过太岁庄，将马遗失，本庄勒按不还的话说了一遍。金令听了，先陪罪道：“本县接任未久，地方竟有如此恶霸，欺侮上差，实乃下官之罪。”说罢一揖。包兴还礼。金令急忙唤书吏，派快马前去要马。书吏答应下来。金令却与包兴提起颜查散是他好友。包兴道：“原来如此。颜相公乃是相爷得意门生，此时虽居翰苑，大约不久就要提升。”金令又要托包兴寄信一封，包兴一一应允。

正说话间，只见书吏去不多时，复又转来，悄悄的请老爷说话。金公只得暂且告罪失陪。不多时，金爷回来，不等包兴再问，便开口道：“我已派人去了，诚恐到了那里，有些耽搁，贻误公事，下官实实吃罪不起。如今已吩咐将下官自己乘用之马备来，上差暂骑了去。俟将尊马要来，下官再派人送去。”说罢，只见差役已将马拉进来，请包兴看视。包兴见此马比自己骑的马胜强百倍，而且鞍鞴鲜明，便道：“既承贵县美意，实不敢辞。只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容留恶霸，恐于太爷官声是不相宜的。”金令听了，连连称是，道：“多承指教，下官必设法处治。恳求上差到了开封，在相爷跟前代下官善为说辞。”包兴满口应承。又见差役进来回道：“跟老爷的伴当，牵着行李垛子，现在衙外。”包兴立起身来辞了金公。差役将马牵至二堂之上。金令送至仪门，包兴拦住不许外送。

到了二堂之上，包兴伴当接过马来，出了县衙，便乘上马。后面伴当拉着垛子。刚出巷口，伴当赶上一步回道：“此处极热闹的镇店。从清早直到此时，爷还不饿么？”包兴道：“我也有些心里发空。咱们就在此找个饭铺打尖罢。”伴当道：“往北去，路西里会仙楼是好的。”包兴道：“既如此，咱们就到那里去。”

不一时，到了酒楼门前。包兴下马，伴当接过去拴好。伴当却不上楼，就在门前走桌上吃饭。包兴独步登楼一看，见当门一张桌空闲，便坐在那里。抬头看时，见那边靠窗有二人坐在那里，另具一番英雄气概：一个是碧睛紫髯，一个是少年英俊，真是气度不凡，

令人好生的羡慕。

你道此二人是谁？那碧睛紫髯的，便是北侠复姓欧阳明春，因是紫巍巍一部长髯，人人皆称他为紫髯伯。那少年英俊的，便是双侠的大官人丁兆兰，只因奉母命，与南侠展爷修理房屋，以为来春毕姻。丁大官人与北侠，原是素来闻名未曾见面的朋友，不期途中相遇，今约在酒楼吃酒。包兴看了堂倌过来，问了酒菜，传下去了。又见上来了主仆二人，相公有二十年纪，老仆却有五旬上下，与那二人对面坐了。因行路难以拘礼，也就叫老仆打横儿坐了。不多时，堂官端上酒来，包兴慢慢的消饮。

忽听楼梯声响，上来一人，携着一个小儿。却见小儿眼泪汪汪，那汉子怒气昂昂，就在包兴坐的座头斜对面坐了。小儿也不坐下，在那里拭泪。包兴看了，又是不忍，又觉纳闷。早已听见楼梯响处，上来了一个老头儿，眼似銮铃，一眼看见那汉子，连忙的上前跪倒，哭诉道：“求大叔千万不要动怒。小老儿虽然短欠银两，慢慢的必要还清，分文不敢少的。只是这孩子，大叔带他去不得的。他小小年纪，又不晓事，又不能干，大叔带去怎么样呢？”那汉子端坐，昂然不理，半晌说道：“俺将此子带去，作个当头。俟你将账目还清，方许你将他领回。”那老头儿着急道：“此子非是小老儿亲故，乃是一个客人的侄儿，寄在小老儿铺中的。倘若此人回来，小老儿拿甚么还他的侄儿？望大叔开一线之恩，容小老儿将此子领回。缓至三日，小老儿将铺内折变，归还大叔的银子就是了。”说罢，连连叩头。只见那汉子将眼一瞪道：“谁耐烦这些！你只管折变你的去，等三日后到庄取赎此子。”

忽见那边老仆过来，对着那汉子道：“尊客，我家相公要来领教。”那汉子将眼皮儿一撩道：“你家相公是谁？素不相识，见我则甚？”说至此，早有位相公来到面前道：“尊公请了。学生姓倪名叫继祖。你与老丈为着何事？请道其详。”那汉子道：“他拖欠我的银两，总未归还。如今要将此子带去，见我们庄主，作个当头。相公，你不要管这闲事。”倪继祖道：“如此说来，主管是替主索帐了。但

不知老丈欠你庄主多少银两？”那汉子道：“他原借过银子五两，三年未还，每年应加利息银五两，共欠纹银二十两。”那老者道：“小老儿曾归还过二两银，如何欠的了许多？”那汉子道：“你纵然归还过二两银，利息是照旧的。岂不闻，‘归本不抽利’么？”只这一句话，早惹起那边两个英雄豪侠，连忙过来，道：“他除归还过的，还欠你多少？”那汉子道：“尚欠十八两。”倪继祖见他二人满面怒气，惟恐生出事来，急忙拦道：“些须小事，二兄不要计较于他。”回头向老仆道：“倪忠，取纹银十八两来。”只见老仆向那边桌上打开包袱，拿出银来，连整带碎，约有十八两之数，递与相公。倪继祖接来，才待要递给恶奴，却是丁兆兰问道：“且慢。当初借银两时，可有借券？”恶奴道：“有。在这里。”回首掏出，递给相公。相公将银两付给，那人接了银两下楼去了。

此时，包兴见相公代还银两，料着恶奴不能带去小儿，忙过来将小儿带至自己桌上，哄着吃点心去了。这边老者起来，又给继祖叩头。倪继祖连忙搀起问道：“老丈贵姓？”老者道：“小老儿姓张，在这镇市之上开个汤圆铺生理。三年前曾借这太岁庄马二员外银五两，是托此人的说合。他名叫马禄。当初不多几个月就归还他二两，谁知他仍按五两算了利息，生生的诈去许多，反累的相公妄费去银两，小老儿何以答报。请问相公意欲何往？”倪相公道：“些须小事，何足挂齿。学生原是欲上东京预备明年科考，路过此处打尖，不想遇见此事。这也是事之偶然耳。”又见丁兆兰道：“老丈，你不吃酒么？相公既已耗去银两，难道我二人连个东道也不能么？”说罢大家执手道了个“请”字，各自归座。张老儿已瞧见邓九如在包兴那边吃点心呢，他也放了心了，就在这边同定欧阳春三人坐了。

丁大爷一壁吃酒，一壁盘问太岁庄。张老儿便说起马刚如何倚仗总管马朝贤的威势，强梁霸道，无所不为，每每竟有造反之心。丁大爷只管盘诘，北侠却毫不介意，置若罔闻。此时，倪继祖主仆业已用毕酒饭，会了钱钞，又过来谦让。北侠二人，各不相扰。彼此执手，主仆下楼去了。

这里张老儿也就辞了二人，向包兴这张桌上而来。谁知包兴早已问明了邓九如的原委，只乐得心花俱开，暗道：“我临起身时，三公子谆谆嘱咐于我，叫我在邓家洼访查邓九如，务必带到京师，偏偏的再也访不着。不想却在此处相逢。若非失马，焉能到了这里。可见凡事自有一定的。”正思想时，见张老过来道谢。包兴连忙让座，一同吃毕饭，会钞下楼，随至汤圆铺内。包兴悄悄将来历说明。“如今要将邓九如带往开封。意欲叫老人家同去，不知你意下如何？”要知张老儿说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且说包兴在汤圆铺内问张老儿：“你这买卖一年有多大的来头？”张老道：“除火食人工，遇见好年头，一年不过剩上四五十吊钱。”包兴道：“莫若跟随邓九如上东京，见了三公子。那时邓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义儿，你就照看他，吃碗现成饭如何？”张老儿听了，满心欢喜。又将韩爷将此子寄居于此的原由说了。“因他留下五两银子，小老儿一时宽裕，卸了一口袋面，被恶奴马禄看在眼里，立刻追索欠债。再也想不到有如此的奇遇。”包兴连连称“是”。又暗想道：“原来韩爷也来到此处了。”一转想道：“莫若我仍找县令，叫他把邓九如打扮打扮，岂不省事么？”因对张老道：“你收拾你起身的行李，我到县里去去就来。”说罢，出了汤圆铺上马，带着伴当，竟奔县衙去了。

这里张老儿与伙计合计，做为两股生理，年齐算帐，一个本钱，一个工人，却很公道。自己将积蓄打点起来。不多时，只见包兴带领衙役四名赶来的车辆，从车上拿下包袱一个。打开看时，却是簇新的小衣服，大衫、衬衫无不全备——是金公子的小衣服。因说是三公子的义儿，焉有不尽心的呢？何况又有太岁庄留马一事，借此更要求包兴在相爷前遮盖遮盖。登时将九如打扮起来。真是人仗衣帽，更显他粉妆玉琢，齿白唇红。把张老儿乐得手舞足蹈。伙计帮着把行李装好，然后叫九如坐好，张老儿却在车边。临别又叮嘱了

伙计一番：“倘若韩二爷到来，就说在开封府恭候。”包兴乘马，伴当跟随，外有衙役护送，好不威势热闹，一直往开封去了。

且说欧阳爷与丁大爷在会仙楼上吃酒，自张老儿去后，丁大爷便向北侠道：“方才眼看恶奴的形景，又耳听豪霸的强梁，兄台心下以为如何？”北侠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贤弟，咱们且吃酒，莫管他人的闲事。”丁大爷听了暗道：“闻得北侠武艺超群，豪侠无比。如今听他的口气，竟是置而不论了。或者他不知我的心迹，今日初遇，未免含糊其词，也是有的。待我索性说明了，看是如何？”想罢，又道：“似你我行侠仗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若要依小弟的主意，莫若将他除却，方是正理。”北侠听了连忙摆手道：“贤弟休得如此。岂不闻窗外有耳，倘漏风声，不大稳便。难道贤弟醉了么？”丁大爷听了，便暗笑道：“好一个北侠，何胆小到如此田地？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可惜我身边未带利刃。如有利刃，今晚马到成功，也叫他知道我双侠的本领人物。”又转念道：“有了。今晚何不与他一同住宿，我暗暗盗了他的刀儿去行事。俟成功后，回来奚落他一场，岂不是件快事么？”主意已定，便道：“果然小弟不胜酒力，有些儿醉了。兄台还不用饭么？”北侠道：“劣兄早就饿了，特为陪着贤弟。”丁大爷暗道：“我何用你陪呢！”便回头唤堂官，要了饭菜点心来。不多时，堂官端来。二人用毕，会钞下楼，天刚正午。

丁大爷便假装醉态，道：“小弟今日懒怠行路，意欲在此住宿一宵。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北侠道：“久仰贤弟，未获一见，今日幸会，焉有骤然就别之理。理当多盘桓几日为是，劣兄惟命是听。”丁大爷听了，暗合心意，道：“我岂愿意与你同住，不过要借你的刀一用耳。”正走间，来到一座庙宇门前。二人进内，见有个跛足道人，说明暂住一宵，明日多谢香资。道人连声答应，即引至一小院，三间小房，极其僻静。二人俱道：“甚好，甚好。”放下行李，北侠将宝刀带着皮鞘子挂在小墙之上。丁大爷用目注视了一番，便彼此坐下，对面闲谈。



丁大爷暗想道：“方才在酒楼上，惟恐耳目众多，或者他不肯吐实。这如今在庙内，又极僻静，待我再试探他一回，看是如何？”因又提起马刚的过恶，并怀造反之心。“你若举此义，不但与民除害，而且也算与国除害，岂不是件美事？”北侠笑道：“贤弟虽如此说，马刚既有此心，他岂不加意防备呢？俗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岂可唐突？倘机不密，反为不美。”丁大爷听了更不耐烦，暗道：“这明是他胆怯，反说这些，以败吾兴。不要管他，俟夜间人静，叫他瞧瞧俺的手段。”

到了晚饭时，那痾道人端了几碗素菜，馒头米饭，二人灯下囫囵吃完。道人撤去。彼此也不谦让。丁大爷因瞧不起北侠，有些怠慢，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谁知北侠更有讨厌处。他闹了个吃饱了食困，刚然喝了点茶，他就张牙咧嘴的哈气起来。丁大爷看了，更不如意暗道：“这样的酒囊饭袋之人，也敢称个‘侠’字，真令人可笑。”却顺口儿道：“兄台既有些困倦，何不请先安歇呢？”北侠道：“贤弟若不见怪，劣兄就告罪了。”说罢，枕了包裹，不多时，便呼声震耳。丁大爷不觉暗笑，自己也就盘膝打坐，闭目养神。

及至交了二鼓，丁大爷悄悄束缚，将大衫脱下来。未出屋子，先显了个手段，偷了宝刀，背在背后。只听北侠的呼声益发大了，却暗笑道：“无用之人，只好给我看衣服。少时事完成功，看他如何见我。”连忙出了屋门，越过墙头，竟奔太岁庄而来。一二里路，少刻就到。看了看墙垣极高，也不用软梯，便飞身跃上墙头。看时原来此墙是外围墙，里面才是院墙。落下大墙，又上里面院墙。这院墙却是用瓦摆就的古老钱，丁大爷窄步而行。到了耳房，贴墙甚近，意欲由房上进去，岂不省事。两手扳住耳房的边砖，刚要纵身，觉得脚下砖一滑。低头看时，见登的砖已离位。若一抬脚，此砖必落。心中暗道，此砖一落，其声必响，那时惊动了人，反为不美。若要松手，却又赶不及了。只得用脚尖轻轻的碾力，慢慢的转动，好容易将那块砖稳住了。这才两手用力，身体一长，便上了耳房。又到后房，在后坡里略为喘息。只见仆妇、丫鬟往来行走，要酒要菜，